初，鄭武公娶于申，曰武姜。生莊公及共叔段。莊公寤生，驚姜氏，故名曰“寤生”，遂惡之。愛共叔段，欲立之。亟請於武公，公弗許。及莊公即位，爲之請制。公曰：“制，巖邑也，虢叔死焉，佗邑唯命。”請京，使居之，謂之京城大叔。

祭仲曰：“都城過百雉，國之害也。先王之制，大都不過參國之一，中五之一，小九之一。今京不度，非制也。君將不堪。”公曰：“姜氏欲之，焉辟害？”對曰：“姜氏何厭之有？不如早爲之所，無使滋蔓，蔓難圖也；蔓草猶不可除，況君之寵弟乎？”公曰：“多行不義，必自斃。子姑待之。”

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。公子吕曰：“國不堪貳，君將若之何？欲與大叔，臣請事之；若弗與，則請除之。無生民心。”公曰：“無庸，將自及。”

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，至于廩延。子封曰：“可矣。厚將得衆。”公曰：“不義不暱，厚將崩。”

大叔完聚，繕甲兵，具卒乘，將襲鄭。夫人將啟之。公聞其期，曰：“可矣！”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。京叛大叔段，段入于鄢。公伐諸鄢。五月辛丑，大叔出奔共。

遂寘姜氏于城潁，而誓之曰：“不及黄泉，無相見也。”——既而悔之。

潁考叔爲潁谷封人，聞之，有獻於公。公賜之食。食舍肉。公問之，對曰：“小人有母，皆嘗小人之食矣，未嘗君之羹。請以遺之。”公曰：“爾有母遺，繄我獨無！”潁考叔曰：“敢問何謂也？”公語之故，且告之悔。對曰：“君何患焉？若闕地及泉，隧而相見，其誰曰不然？”公從之。公入而賦：“大隧之中，其樂也融融。”姜出而賦：“大隧之外，其樂也洩洩。”遂爲母子如初。

君子曰：潁考叔，純孝也。愛其母，施及莊公。詩曰：“孝子不匱，永錫爾類。”其是之謂乎？

四年，春，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。蔡潰，遂伐楚。楚子使與師言曰：“君處北海，寡人處南海，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。不虞君之涉吾地也，何故？”管仲對曰：“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：‘五侯九伯，女實征之，以夾輔周室。’賜我先君履：東至于海，西至于河，南至于穆陵，北至于無棣。爾貢包茅不入，王祭不共，無以縮酒，寡人是徵；昭王南征而不復，寡人是問。”對曰：“貢之不入，寡君之罪也，敢不共給？昭王之不復，君其問諸水濱！”

師進，次于陘。

夏，楚子使屈完如師。師退，次于召陵。

齊侯陳諸侯之師，與屈完乘而觀之。齊侯曰：“豈不穀是爲？先君之好是繼！與不穀同好，如何？”對曰：“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，辱收寡君，寡君之願也。”齊侯曰：“以此衆戰，誰能禦之！以此攻城，何城不克！”對曰：“君若以德綏諸侯，誰敢不服？君若以力，楚國方城以爲城，漢水以爲池，雖衆，無所用之！”

屈完及諸侯盟。

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。宫之奇諫曰：“虢，虞之表也。虢亡，虞必從之。晉不可啟，寇不可翫。一之謂甚，其可再乎？諺所謂‘輔車相依，脣亡齒寒’者，其虞虢之謂也。”

公曰：“晉，吾宗也，豈害我哉？”對曰：“大伯虞仲，大王之昭也。大伯不從，是以不嗣。虢仲虢叔，王季之穆也；爲文王卿士，勳在王室，藏於盟府。將虢是滅，何愛於虞？且虞能親於桓莊乎，其愛之也？桓莊之族何罪，而以爲戮？不唯偪乎？親以寵偪，猶尚害之，況以國乎？”

公曰：“吾享祀豐絜，神必據我。”對曰：“臣聞之：鬼神非人實親，惟德是依。故周書曰：‘皇天無親，惟德是輔。’又曰：‘黍稷非馨，明德惟馨。’又曰：‘民不易物，惟德繄物。’如是，則非德民不和，神不享矣。神所馮依，將在德矣。若晉取虞，而明德以薦馨香，神其吐之乎？”

弗聽，許晉使。宫之奇以其族行。曰：“虞不臘矣。在此行也，晉不更舉矣。”

冬，十二月丙子朔，晉滅虢，虢公醜奔京師。師還，館於虞。遂襲虞，滅之。

晉侯秦伯圍鄭，以其無禮於晉，且貳於楚也。晉軍函陵，秦軍氾南。佚之狐言於鄭伯曰：“國危矣！若使燭之武見秦君，師必退。”公從之。辭曰：“臣之壯也，猶不如人；今老矣，無能爲也已。”公曰：“吾不能早用子，今急而求子，是寡人之過也。然鄭亡，子亦有不利焉！”許之。

夜縋而出。見秦伯曰：“秦晉圍鄭，鄭既知亡矣。若亡鄭而有益於君，敢以煩執事？越國以鄙遠，君知其難也；焉用亡鄭以陪鄰？鄰之厚，君之薄也。若舍鄭以爲東道主，行李之往來，共其乏困，君亦無所害。且君嘗爲晉君賜矣，許君焦、瑕，朝濟而夕設版焉，君之所知也。夫晉何厭之有？既東封鄭，又欲肆其西封；若不闕秦，將焉取之？闕秦以利晉，唯君圖之。”

秦伯説，與鄭人盟。使杞子、逢孫、楊孫戍之，乃還。

子犯請擊之。公曰：“不可。微夫人之力不及此。因人之力而敝之，不仁；失其所與，不知；以亂易整，不武。吾其還也。”亦去之。

冬，晉文公卒。庚辰，將殯于曲沃。出绛，柩有聲如牛。卜偃使大夫拜，曰：“君命大事，將有西師過軼我。擊之，必大捷焉。”

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：“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，若潛師以來，國可得也。”穆公訪諸蹇叔。蹇叔曰：“勞師以襲遠，非所聞也。師勞力竭，遠主備之，無乃不可乎？師之所爲，鄭必知之。勤而無所，必有悖心。且行千里，其誰不知？”公辭焉。召孟明、西乞、白乙，使出師於東門之外。蹇叔哭之，曰：“孟子，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！”公使謂之曰：“爾何知！中壽，爾墓之木拱矣！”

蹇叔之子與師。哭而送之曰：“晉人禦師必於殽。殽有二陵焉：其南陵，夏后皋之墓也；其北陵，文王之所辟風雨也。必死是間，余收爾骨焉。”

秦師遂東。

晉靈公不君。厚斂以彫牆。從臺上彈人，而觀其辟丸也。宰夫胹熊蹯不孰，殺之，寘諸畚，使婦人載以過朝。趙盾、士季見其手，問其故而患之。將諫，士季曰：“諫而不入，則莫之繼也。會請先，不入，則子繼之。”三進及溜，而後視之，曰：“吾知所過矣，將改之。”稽首而對曰：“人誰無過？過而能改，善莫大焉。詩曰：‘靡不有初，鮮克有終。’夫如是，則能補過者鮮矣。君能有終，則社稷之固也，豈唯羣臣賴之。又曰：‘袞職有闕，惟仲山甫補之。’能補過也。君能補過，袞不廢矣。”

猶不改。宣子驟諫。公患之，使鉏麑賊之。晨往，寢門闢矣。盛服將朝，尚早，坐而假寐。麑退，歎而言曰：“不忘恭敬，民之主也。賊民之主，不忠；棄君之命，不信。有一於此，不如死也。”觸槐而死。

秋九月，晉侯飲趙盾酒，伏甲將攻之。其右提彌明知之，趨登曰：“臣侍君宴，過三爵，非禮也。”遂扶以下。公嗾夫獒焉。明搏而殺之。盾曰：“棄人用犬，雖猛何爲！”鬬且出。提彌明死之。

初，宣子田於首山，舍于翳桑。見靈輒餓，問其病，曰：“不食三日矣。”食之，舍其半。問之，曰：“宦三年矣，未知母之存否。今近矣，請以遺之。”使盡之，而爲之簞食與肉，寘諸橐以與之。既而與爲公介，倒戟以禦公徒，而免之。問何故，對曰：“翳桑之餓人也。”問其名居，不告而退。——遂自亡也。

乙丑，趙穿攻靈公於桃園。宣子未出山而復。大史書曰：“趙盾弑其君。”以示於朝。宣子曰：“不然。”對曰：“子爲正卿，亡不越竟，反不討賊，非子而誰？”宣子曰：“烏呼！‘我之懷矣，自詒伊慼。’其我之謂矣。”

孔子曰：“董狐，古之良史也，書法不隱。趙盾，古之良大夫也，爲法受惡。惜也，越竟乃免。”

癸酉，師陳于鞌。邴夏御齊侯，逢丑父爲右。晉解張御郤克，鄭丘緩爲右。齊侯曰：“余姑翦滅此而朝食！”不介馬而馳之。郤克傷於矢，流血及屨，未絶鼓音。曰：“余病矣！”張侯曰：“自始合，而矢貫余手及肘；余折以御，左輪朱殷。豈敢言病？吾子忍之。”緩曰：“自始合，苟有險，余必下推車。子豈識之？——然子病矣！”張侯曰：“師之耳目，在吾旗鼓，進退從之。此車一人殿之，可以集事。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？擐甲執兵，固即死也；病未及死，吾子勉之！”左并轡，右援枹而鼓，馬逸不能止，師從之。齊師敗績。逐之，三周華不注。

韓厥夢子輿謂己曰：“旦辟左右。”故中御而從齊侯。邴夏曰：“射其御者，君子也。”公曰：“謂之君子而射之，非禮也。”射其左，越于車下；射其右，斃于車中。綦毋張喪車，從韓厥曰：“請寓乘。”從左右，皆肘之，使立於後。韓厥俛定其右。

逢丑父與公易位。將及華泉，驂絓於木而止。丑父寝於轏中，蛇出於其下，以肱擊之，傷而匿之，故不能推車而及。韓厥執縶馬前，再拜稽首，奉觴加璧以進，曰：“寡君使羣臣爲魯衞請，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。下臣不幸，屬當戎行，無所逃隱，且懼奔辟而忝兩君。臣辱戎士，敢告不敏，攝官承乏。”丑父使公下，如華泉取飲。鄭周父御佐車，宛茷爲右，載齊侯以免。韓厥獻丑父，郤獻子將戮之。呼曰：“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，有一於此，將爲戮乎？”郤子曰：“人不難以死免其君，我戮之不祥。赦之，以勸事君者。”乃免之。

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屍于楚，以求知罃。於是荀首佐中軍矣，故楚人許之。

王送知罃曰：“子其怨我乎？”對曰：“二國治戎，臣不才，不勝其任，以爲俘馘。執事不以釁鼓，使歸即戮，君之惠也。臣實不才，又誰敢怨？”王曰：“然則德我乎？”對曰：“二國圖其社稷，而求紓其民，各懲其忿以相宥也，兩釋纍囚以成其好。二國有好，臣不與及，其誰敢德？”王曰：“子歸，何以報我？”對曰：“臣不任受怨，君亦不任受德，無怨無德，不知所報。”王曰：“雖然，必告不穀。”對曰：“以君之靈，纍臣得歸骨於晉，寡君之以爲戮，死且不朽。若從君之惠而免之，以賜君之外臣首，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，亦死且不朽。若不獲命，而使嗣宗職，次及於事，而帥偏師以脩封疆，雖遇執事，其弗敢違；其竭力致死，無有二心，以盡臣禮，所以報也。”王曰：“晉未可與爭。”重爲之禮而歸之。

祁奚請老。晉侯問嗣焉，稱解狐——其讎也。將立之而卒。又問焉。對曰：“午也可。”於是羊舌職死矣。晉侯曰：“孰可以代之？”對曰：“赤也可。”於是使祁午爲中軍尉，羊舌赤佐之。

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。稱其讎，不爲諂；立其子，不爲比；舉其偏，不爲黨。商書曰：“無偏無黨，王道蕩蕩”，其祁奚之謂矣。解狐得舉，祁午得位，伯華得官：建一官而三物成，能舉善也。夫唯善，故能舉其類。詩云：“惟其有之，是以似之。”祁奚有焉。

鄭人游于鄉校，以論執政。然明謂子産曰：“毁鄉校，何如？”子産曰：“何爲？夫人朝夕退而游焉，以議執政之善否。其所善者，吾則行之；其所惡者，吾則改之。是吾師也，若之何毁之？我聞忠善以損怨，不聞作威以防怨。豈不遽止？然猶防川：大決所犯，傷人必多，吾不克救也；不如小決使道，不如吾聞而藥之也。”然明曰：“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，小人實不才。若果行此，其鄭國實賴之，豈唯二三臣？”仲尼聞是語也，曰：“以是觀之，人謂子産不仁，吾不信也。”